堯山堂外紀

堯山堂外紀卷二十五

晉陵蔣仲舒編

唐

張說字道濟母夢玉燕飛入懷已而孕說則天初革命大搜遺逸之士應制者向萬人則天御雒陽城南門親自臨試說對為天下第一則天以近古已來未有甲科乃屈為第三等玄宗即位以佩刀獻決策誅太平公主召為中書令封燕國公

張說初謫岳州常鬱鬱不樂時宰相以說機辯才畧互相排擯蘇頲方大用說與其父瓌善因為

五君詠致書封其詩以貽𧼈誡其使當候忌日近暮送之使者近暮至弔客多𧼈先公僚舊𧼈覽詩至淒涼丞相府餘慶在玄成嗚咽流涕翌日言於上因降璽書勞問遷荊州長史由是陸象先韋嗣立張庭珪賈曾皆以讜逐歲久因加甄叙𧼈以父之執友事之甚謹

開元中說為宰相有人惠說一珠紺色有光名曰記事珠或有闕忘之事則以手持弄此珠便覺心神開悟事無巨細渙然明曉一無所忘說秘而寶之又有石綠鏡臺得自明川道士玄宗聞其有異取以精炭十車燒之

不變乃已

張說二子均垍並有文名垍尚明皇公主帝特深恩寵許於禁中置內宅侍爲文章嘗賜珍玩不可勝數時均亦供奉翰林院垍常以所賜示均均戲謂垍曰此婦翁與女壻非天子賜學士也

張說最褒愛均岳州別均云離筵非讌喜別酒正消魂念汝猶童孺嗟予隔遠藩津亭拔心草江路斷腸猿他日將何見愁來獨倚門

安禄山僭號張均為偽中書令肅宗以説有舊勲詔免死流合浦嶺外作云瘴江西去火為山炎徼南窮鬼作關從此更投人境外生涯應在有無間

張燕公女嫁盧氏嘗為舅求官候父朝下而問焉燕公殊無言但指搘牀龜而示之女拜而歸室告其夫曰舅得詹事矣

蘇頲字廷碩父瓌武后朝拜相封許國公玄宗朝頲亦拜相襲封許世稱小許公與

張燕公稱望碁等號燕許大手筆隨有一錦紋花石鐫為筆架置於硯席頲每天欲雨則津出如汗逡巡而雨頲每以此為雨候

蘇頲年五歲時裴談嘗過其父頲方誦庾信枯樹賦避談字諱因易其韻曰昔年移柳依依漢陰今看搖落悽愴江潭樹猶如此人何以任談歎異之知其他日必主文章庾信賦昔年移柳依依漢南今看搖落悽愴江潭樹猶如此人何以堪

蘇瓌初未知頲常處頲于馬廐中與傭僕雜作一

日有客詣瓌候于廳所題擁篲趙廷遺墜文書客取視之乃詠崑崙奴詩也其詞曰指頭十挺墨耳朶兩張匙客心異之而瓌出與客淹留客笑語之余因詠其詩并言形貌問何人非足下宗族庶蘖耶若加禮收舉必蘇氏令子也瓌自是稍稍親之適有人獻瓌兎懸於廊廡間瓌乃召題詠之立呈詩曰兎子死闌殫持來掛竹竿試將明鏡照何異月中看瓌大驚奇驟加禮敬

有京兆尹訪蘇瓌既去瓌令頲詠尹字乃曰丑雖有足甲不成身見君無口知伊少人。唐時有甘洽者與王仙客友善因以姓相朝洽曰王計爾應姓田為你面撥獺抽却你面畫仙客應聲曰甘計你應姓丹為你頭不曲𨂻脚向上安

中宗嘗召宰相蘇瓌李嶠之子進見時皆同年帝謂曰汝等各以所通書取宜奏者爲言之頲應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嶠之子奏曰斮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帝曰蘇瓌有子李嶠無兒

長安盛春遊園林日無閒地蘇頲應制詩云飛埃結紅霧遊蓋翻青雲玄宗覽之嘉賞遂以御花插頲巾上時人榮之

蘇頲與李乂對掌文誥八月十五夜於禁中直宿諸學士翫月備文酒之宴時長天無雲月色如晝蘇曰清光可愛何用燈燭遂使撤去

明皇嘗問蘇瓌草書誰可瓌曰臣不知其他臣男頲為文甚速可備使令然性嗜酒幸免沉醉足以了事令召至則酒未解猶嘔殿下命中貴人扶卧御幄前明皇親舉衾覆之既醒援筆立就明皇撫背曰

知子莫若父袁明觀道士周彥雲欲為其師立
碑謂褒曰成其志不過煩相君諸子五郎文彥
郎書七郎致石褒大笑口不
言而心服其公五郎題也

蘇晉題之子也學浮屠術嘗得胡僧慧澄繡彌勒
佛一本寶之嘗曰是佛好飲米汁正與吾性合
吾願事之他佛不愛也

李邕字泰和北海太守以文名天下時號翰
林六絶其書皆自刻石所言黃鶴仙伏
靈芝假託耳初為左拾遺言事甚力或謂
其造次邕曰不顛不狂其名不章後為李
林甫
譖死

崔顥有文無行娶妻擇美不惬即去之者三四初
李邕聞其名虚舍邀之顥至首獻王家少婦詩
云十五嫁王昌盈盈入畫堂自憐年最小復倚
婿為郎舞愛前溪緑歌憐子夜長閑來鬬百草
度日不成粧邕叱曰小兒無禮不與接而去
徐安貞始名楚璧應制舉三登甲科開元中為中
書舍人帝屬文多令視草天寳後以林甫故避
罪衡山為東林寺掇蔬行者詐為喑啞數年後

值修建佛殿僧中選善書者題梁徐行者跨過掌爭怒以杖連擊其背徐乃畫地曰某口雖不言昔年曾學大書乞題數行諸僧皆服因遣畫書之時李壯海遊嶽觀其題處曰不知徐公在此乃召至握手言曰朝列於公已息論矣遂解其布褐易以簪裳因戲徐曰峴山思駐馬漢水憶廻舟暮雨衣猶濕春風帆正開侍郎抑能記否徐曰暗啞之時亦默詠之即與同載北歸至

長沙謂守者曰蕭湘逢故人若幽谷之覩太陽

不然委頓巖穴矣

張九齡字子壽母夢九鶴自天而下飛集于庭遂生公時號文場元帥少時嘗群鶴與親知書則繫足依教往投謂之飛奴里第側有古柘嘗因狂風發其一根解為器具花紋甚奇人以公之手筆冠世目之曰文章樹公父為韶州別駕卒于任遂居曲江故天下皆以曲江公稱之

張曲江與李林甫同列玄宗以文學精識深器之林甫嫉之若讐會將加朔方節度使牛仙客實

封九齡稱其不可甚不叶帝旨他日林甫請見
屢陳九齡頗懷誹謗于時方秋帝命高力士持
白羽扇以賜將寄意焉九齡惶恐因作賦以獻
又為燕詩以貽林甫曰海燕何微眇乘春亦暫
來豈知泥滓賤只見玉堂開繡戶時雙入華軒
日幾回無心與物競鷹隼莫相猜林甫覽之知
其必退恚怒稍解

李適之 字昌常 山王孫

天寳初李適之代牛仙客為左相朝退每邀賓客談諧賦詩曽賦云朱門長不閉親友恣相過年今將半百不樂更如何後為李林甫所譖罷適之杜門無以自遣詠詩曰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盃為問門前客今朝幾箇來林甫益譖之遂累貶宜春太守復因御史過宜春恐之使藥自

殺

賀知章字季真號四明狂客性好飲忽㝵出黃膠數盆醫者謂飲酒之過

賀秘監顧著作一越人一吳人朝英慕其機捷競嘲之乃謂南金復生中土賀知章挫之曰鈒鏤銀盤盛蛤蜊鏡湖蓴菜亂如絲鄉曲近來佳此味遮渠不道是胡兒顧況和曰鈒鏤銀盤盛炒蝦鏡湖蓴菜亂如麻漢兒女嫁吳兒婦吳兒盡是漢兒爺

賀知章年八十六臥病冥然無知疾損上表乞為道士以宅為千秋觀勅賜鏡湖二頃詔令供帳

東門百僚祖餞御製詩贈行云遺榮期入道辭老竟抽簪豈不惜賢達其如高尚心環中得祕要方外散幽襟獨有青門餞群英悵別深又云筵開百壺餞詔許二疏歸仙記題金籙朝章換羽衣悄然承睿藻行路滿光輝

蕭頴士

字茂挺開元中舉進士補祕書正字名揚天下時號蕭夫子後客死汝南逆旅門人謚文元先生性嚴酷異常有一僕事之十餘年每加箠楚輒百餘不堪其苦人或激之使去其僕曰我非不能他從所以遲留者特愛慕其博奥耳

李林甫慕蕭頴士名欲拔用之乃召見時頴士寓廣陵居母喪卽縗麻而詣京師徑謁林甫於政事省林甫素不識遽見縗麻惡之卽令斥去頴士大忿乃為伐櫻桃賦以刺林甫云擢無庸之瑣質蒙本枝而自庇洎群林而非據專朝廷之右地雖先寢之或薦豈和羹之正味

李林甫不學以杖杜為杕杕韋侍郎默不敢言及蕭作櫻桃賦以以訊之時人語曰侍郎悲杕杜蒙士代櫻桃

鄒象先尉臨漁蕭頴士自京邑無成東歸以象先

同年生也作詩贈之來年蕭補正字彖先寄詩重述前事云六月度關雲三峯翫山翠爾時黃綬屈。別後青雲致。蕭答云桂枝常共擢芽莢翼同鶱。一命何阻修。載馳各州縣。壯圖悲歲月。明代耻貧賤。回首無津梁。祇令二毛變。

蕭功曹文奕兼人而矜躁為甚嘗至倉曹李韶家見欽硯頗良既退語同行者君識此硯乎蓋三災石也同行不喻而問之曰字札不奇研一災

文辭不優研二尖窓几狼籍研三尖穎士少孝有人授紙百省閱之皆是繡花又蔓栽歸因此文思大進時李華文辭綿麗而乏宏傑之氣穎士健爽自肆人謂華不及穎士華自疑過著弔古戰場文雜置梵書中他日與穎士　之穎士稱工華問誰可及穎士曰君加精思便可及此華愕然而服

減武仲名紇音切為瞎而世多呼為紇蕭穎士聞人誤呼武仲名因曰汝紇字也不識後人遂誤以為瞎字也不識

蕭穎士卒惟一子存字伯誠為金部員外郎有功

曹文風惡裴延齡棄官歸廬山存子東從事邕南以女妻柳淡字中庸韓文公少時受存之知自袁州入為祭酒經廬山過其山居知諸子凋謝唯二女在乃為詩曰中郎有女能傳業伯道無兒可保家今日匡山過舊隱空將衰淚對烟霞穎士常客遊於陳留逆旅方食之次忽見老翁曰餓郎君狀貌有似一人不覺愴然蕭問似何人老人曰郎君一似齊鄱陽王王即蕭八代祖述驚問曰王即某八代祖因何識之老人泣曰某姓左昔為鄱陽書佐遭難入山修道遂得度世蕭歎異之問其年乃三百二十七年矣

王昌齡字少伯江寧人開元中登第既節不矜細行累謫龍標尉徙還惟琴書一肩令蒼頭拾敗葉自爨溪壑慕其名時有長苑乞詩者

開元中王昌齡高適王之渙齊名時風塵未偶而遊處畧同一日天寒微雪三詩人共詣旗亭貰酒小飲有梨園伶官十數人會讌三詩人因避席隈映擁爐火以觀俄有妓妓四輩尋續而至奢華艷曳都冶頗極旋則奏樂皆當時名部也昌齡等私相約曰我輩各擅詩名每不自定甲

乙今可容觀諸伶所謳若詩入歌詞之多者爲
優俄而一伶拊節而唱乃曰寒雨連江夜入吳
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氷心
在玉壺昌齡引手畫壁曰一絕句尋又一伶謳
曰開篋淚霑臆見君前日書夜臺何寂寞猶是
子雲居適引手畫壁曰一絕句尋又一伶謳曰
奉帚平明金殿開强將團扇共徘徊玉顏不及
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昌齡又引手畫壁曰

二絕句之渙自以得名已久因謂諸人曰此輩皆巴人否俚詞耳陽春白雪之曲俗物豈敢近哉因指諸妓中最佳者曰待此子所唱如非吾詩即終身不敢與子爭衡矣須臾次至雙鬟發聲則曰黃沙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之渙即揶揄二子曰田舍奴我豈妄哉因大諧笑諸伶不喻其故皆起詣曰不知諸郎君何此歡噱昌齡等

因話其事諸伶競拜乞俯就筵席三子從之飲
醉竟日

開元中王昌齡自吳抵京國舟行至馬當山屬風
便而舟人云貴識至此皆謁廟昌齡不能駐亦
先有禱神之儔見舟人言乃命使賫酒脯紙馬
獻於廟及草履致於夫人題詩云青驄一匹崑
崙牽奏上大王不取錢直為猛風波滾驟莫怪
昌齡不下船當市草履時兼市金錯刀一副貯

在履內王禱神時忘取之誤并將往昌齡至前程求錯刀方知其誤又行數里忽有赤鯉魚可長三尺躍入昌齡舟中呼使者烹之既剖腹得金錯刀宛是誤送廟中者

祖詠 洛陽人張說引為駕部員外郎

祖詠應試賦終南望餘雪題云終南陰嶺秀積雪浮雲端林表明霽色城中增暮寒纔得四句即納於有司或詰之詠曰意盡

開元中進士唱第尚書省落第者至省門散去祖詠吟曰落去他兩兩三三戴帽子日暮祖侯吟一聲長安竹栢皆枯死

崔署 宋州人

崔署應進士舉作明堂火珠詩續帖曰夜來雙月滿署後一星孤當時以為警句及來年署卒唯一女名星星人始悟其自識

陶峴 開元末製三舟一自載二賓客三飲饌與孟彥深孟雲卿焦遂人置僕妾女樂

一部於舟中奏清商曲
吳越之士號爲水仙

陶峴好泛遊江湖後省親南海獲崑崙奴名摩訶善泅水至西塞山下泊舟吉祥佛寺見江水深黑謂必有恠物投劒命摩訶下取乂之支體糜裂浮於水上峴流涕廻棹賦詩自叙不復遊江湖矣詩云匡廬舊業是誰主吳越新居安此生白髮數莖歸未得青山一望計還成鴉翻楓葉夕陽動鷺立蘆花秋水明從此捨舟何所詣酒

旗歌扇正相迎

堯山堂外紀卷之二十六

晉陵蔣仲舒編

唐

王維字摩詰善琵琶岐王使為伶人引至公主第侑奏新曲號鬱輪袍因獻懷中詩主驚駭曰皆我素所誦習常謂古人佳作乃子為之乎因命更衣升之客右召試官至第遣宮婢傳教作解頭登第後官尚書右丞王昌齡嘗稱王維詩天子杜甫詩宰相弟縉字夏卿讀書嵩山有四叟携榼相訪自稱木巢南林大節孫文蔚石媚虬高談劇飲既醉俱化為猿升木而去作相日好與人撰碑誌有送潤毫者誤叩右丞門

右丞曰大作
家在那邊

王維年十七時九日憶山東弟兄云獨在異鄉為思客每逢佳節倍思親遙知兄弟登高處遍插茱萸少一人王縉亦有九日詩云莫將邊地比京都八月嚴霜草已枯今日登高樽酒裏不知能有菊花無

王摩詰善畫破墨山水嘗自制詩曰當代謬詞客前身應畫師不能捨餘習偶被時人知東坡云維詩中

有畫畫中有詩

寧王憲貴盛寵妓數十人有賣餅妻纖白明媚王一見屬意因厚遺其夫求之寵愛逾等歲餘因問曰汝復憶餅師否默然不對因呼使見之其妻注視雙淚垂頰若不勝情時王坐客十餘人皆當時文士無不悽異王命賦詩維先成云莫以今時寵。難忘異日恩。看花滿眼淚。不共楚王言。坐客無敢繼者王乃歸餅師以終其志

苑舍人咸能書梵字兼達梵音曲盡其妙王摩詰戲爲之贈詩曰名儒待制滿公車才子爲郎典石渠蓮花法藏心懸悟貝葉經文手自書楚詞共許勝揚馬梵字何人辯魯魚故舊相望在三事願君莫壓承明廬舍人謂王當代詩匠又精禪理輒走筆以酬且久未遷因而嘲及詩曰蓮花梵字本從天華省僊郎早悟禪三點成伊猶有想一觀如幻自忘筌為文已變當時體入用

還推間氣賢應同羅漢無名歎故作馮唐老歲年摩詰得詩謂其為已解嘲復戲贈曰何李合香奉至尊多慚未報主人恩草木豈能酬雨露。榮枯安敢問乾坤儛郎有意憐同舍。丞相無私斷掃門楊子解嘲徒自遣。馮唐已老復何論。王兄弟奉佛居常蔬食不茹葷血縉為妾造寶應寺宏麗無比寺中什梵天女悉韓幹為齊公妓小小等寫真也

王摩詰聞裴秀才廸吟詩因戲贈云猿吟一何苦。

愁朝復悲夕。莫作巫峽聲。腸斷秋江客。摩詰得宋之問藍田別墅在輞口日與迪浮舟往來彈琴賦詩雅好潔地不容浮塵日有十數帚掃治專使兩僮縛帚有時不給坐用需門四老石燈滅則石中鑽火

安祿山陷京師王維等為賊所執維吞藥佯瘖祿山愛其才逼至洛陽供舊職一日逆黨大會凝碧池以梨園弟子奏樂樂工雷海清擲樂器西向大慟賊支解於試馬殿維時拘於菩提寺裴迪來相看說其事維痛悼賦詩曰萬戶傷心生

野烟百官何日更朝天秋槐落葉深宮裏凝碧
池頭奏管絃詩後聞于行在賊平凡汙賊者以
五等定罪維以此詩獨免
王維自賊中歸上表自陳請死肅宗憐之下遷太
子中允維以詩簡新除諸公曰忽蒙漢詔還冠
冕始覺殷王解網羅日比皇明猶自暗天齊聖
壽未云多花迎喜氣皆知笑鳥識歡心亦解歌
聞道百城新佩印還來雙闕共鳴珂

孟浩字浩然襄陽人以字行性愛梅嘗乘驢踏雪尋之世謂浩然眉毛盡落裴祐袖手衣袖至穿王維至走入醋甕皆苦吟之驗也王維嘗過郢州畫其像於刺史亭因曰浩然亭咸通中刺史鄭誠謂賢者不可斥其名更曰孟亭

孟浩然極爲王右丞所知一日王待詔金鑾召浩然商較風雅上忽臨幸浩然錯愕伏床下王不敢隱因奏聞上欣然曰朕素聞其人因得召見上令誦所作乃誦北闕休上書南山歸敝廬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踈白髮催年老青陽逼歲

儉承懷愁不寐松月夜窻虛上聞之憮然曰卿不求朕朕豈棄卿何不云氣蒸雲夢澤波動岳陽城因放歸南山韓朝宗為山南採訪使約孟浩然深閑詩律因入奏挾與俱行先揚于朝約日引謁會浩然有故人至劇飲或言與韓公約不當後期浩然叱曰業已飲矣身行樂耳遑恤其他遂畢飲不赴

孟浩然閑遊秘省秋月新霽諸英畢集相與賦詩次當浩然浩然即援筆書曰微雲淡河漢疎雨滴梧桐舉坐嗟其清絕咸以之閣筆不復為綴

孟浩然曾謁華山李相不遇因留一絶曰老夫三日門前立朱箔銀屏晝不開詩卷却拋書袋內譬如閑看華山來

孟浩然一日周旋竹間喜色可掬又見網師得魚尤甚喜躍友人問之荅云吾適得句中有魚竹二物不知竹有幾節魚有幾鱗疑致疎謬今見二物乃釋然矣

李白　字太白夢長庚星而生故名居蜀青蓮鄉世稱青蓮居士

李太白微時募縣小吏入令卧内嘗驅牛經堂下令妻怒將加詰責太白亟以詩謝云素面倚欄鉤嬌聲出外頭若非是織女何得問牽牛令驚異不問稍親招引侍研席令一日賦山火詩云野火燒山去人歸火不歸思軋不屬太白從傍綴其下句云焰隨紅日去烟逐暮雲飛令慙止頃之從令觀漲有女子溺死江上令復苦吟太白輒應聲繼之令詩云二八誰家女漂來倚岸

蘆鳥窺眉上翠魚弄口傍珠太白繼云綠鬢隨
波散紅顏逐浪無因何逢五伯應是想秋胡令
滋不悅太白恐棄去隱居大匡山白與孔巢父韓準裴政張
叔明陶沔同隱每日沉飲號竹溪六逸
潼江趙徵君蕤任俠有氣善爲縱橫學著書號長
短經太白從學歲餘去遊成都賦春感詩云茫
茫南與北道直事難諧榆莢錢生樹楊花玉糝
街塵縈遊子面蝶弄美人釵却憶青山上雲門

俺竹齋蘇頲爲益州長史見而奇之曰是子天才英特少益以學可比相如白於路中投刺頲待以布衣之禮白每與人談論皆成句讀如春葩麗粲於齒牙之下時人號曰李白粲花之論從弟令問常醉目白曰兄心肝五臟皆錦繡耶不然何開口成文揮翰霧散也

開元中李白謁宰相封一板上題曰海上釣鼇客李白相問曰先生臨滄海釣巨鼇以何物爲鉤線白曰以風浪逸其情乾坤縱其志以虹霓爲絲明月爲鉤又曰何物爲餌曰以天下無義氣

丈夫爲餌將相悚然一説張祜嘗謁李紳自稱釣巨鰲客李盛怒因詰之曰以何為竿曰以虹為竿問以何為鉤曰以月為鉤又問以何為餌曰以短李相為餌疑即一事而誤傳者

貴俠張姓者從李太白遊舉網太湖得一魚頭上朱書云九登龍門天三飲太湖水必竟不成龍見殺張公子李太白云酌醴鱠神魚千金買一醉遂命鱠之

李白初自蜀到京師賀知章聞其名見之請觀所

為文讀未竟稱歎者數四謂曰公非人間人豈太白星精耶於是解金貂換酒醉歸及見烏夜啼曰此詩可泣鬼神也詞曰黃雲城邊烏欲棲歸飛啞啞枝上啼。機中織錦秦川女。碧紗如烟隔窗語。停梭悵然憶遠人。獨宿孤房淚如雨。

天寶中白供奉翰林禁中初重木芍藥植興慶池東沉香亭會花開上乘照夜車太眞妃以步輦從選梨園中弟子得樂十六色李龜年手捧檀

板押衆樂前上曰賞名花對妃子焉用舊詞命
龜年持金花牋宣賜李白立進清平調三章其
一云雲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拂檻露華濃若非
羣玉山頭見會向瑤臺月下逢其二云一枝濃
艷露凝香雲雨巫山枉斷腸借問漢宮誰得似
可憐飛燕倚新粧其三云名花傾國兩相歡常
得君王帶笑看解釋春風無限恨沉香亭北倚
闌干上命梨園弟子畧約調撫絲竹龜年歌之

眞妃持玻瓈七寶杯酌西凉州蒲萄酒笑領歌詞上因調玉笛倚曲每曲徧將換則遲其聲以媚之自是顧李翰林異諸學士白嘗便殿撰詔誥時十月大寒筆凍莫能書字帝勑宮嬪十人侍白左右令各執牙筆呵之取而書詔李白常醉令高力士脫靴力士深憾之譖於貴妃帝常三欲命白官卒爲宮中所捍而止白乃放驁不自修與賀知章等八人爲酒中八僊帝賜金放還白詠鸚鵡以自況云落羽辭金殿孤鳴

叱繡衣能言終自棄還向隴山飛

李白既被斥棄乃浪迹江湖時侍御史崔宗之謫官金陵與白詩酒唱和嘗夜月乘舟自采石達金陵着白衣宮錦袍於舟中顧瞻嘯傲傍若無人贈白詩云我是瀟湘放逐臣君辭明主漢江濱天外常求李白老金陵捉得酒仙人白和云嚴陵不從萬乘遊歸臥空山釣北流自是客星辭帝座元非太白醉揚州

崔顥題黃鶴樓云昔人已乘白雲去此地空餘黃鶴樓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晴川歷歷漢陽樹春草淒淒鸚鵡洲日暮鄉關何處是烟波江上使人愁李白過武昌見此詩嘆服遂不復作去而賦金陵鳳凰臺云鳳凰臺上鳳凰遊鳳去臺空江自流吳宮花草埋幽徑晉代衣冠成古丘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鷺洲總爲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其後一

禪僧用此事作偈云一拳搥碎黃鶴樓一脚踢翻鸚鵡洲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

李白遊丹陽湖酷愛其景乃張帆載酒縱意往來有詩云湖與元氣連風波浩乃止天外賈客歸雲間片帆起

李白被謫時一日乘醉騎驢入華陰縣縣令呵止之問其狀白索筆供云曾使龍巾拭唾御手調羮力士脫靴貴妃捧硯天子殿前尚容走馬華

陰縣宰 不許騎驢令大驚謝罪

李白嘗至湖州司馬問白何人白以詩答曰青蓮居士謫仙人酒肆藏名四十春湖州司馬如相問金粟如來是後身 白居蜀青蓮鄉故號青蓮居士

池州有九子山高數千丈上有九峰如蓮花李白改爲九華山與高霽韋權聯句白曰妙有分二氣靈山開九華霽曰層標遏遲日半壁明朝霞權曰積雪曜陰壑飛流韻陽厓白曰青熒玉樹

色縹緲羽人家

李白登華山落鴈峯曰此處最高呼吸之氣想通帝坐恨不携謝眺驚人詩來搔首問青天爾

天寶末太白坐永王璘事繫潯陽獄朝命崔渙鞫問獄中上詩曰邯鄲四十萬同日陷長平能回造化筆或冀一人生得減死流夜郎太白客并州日識汾陽王郭子儀於行伍間謂哥舒翰曰此壯士目光如火照人十年當擁節旄屢脫其刑責翰因署為牙門將因翰林坐永王之事汾陽功成請以官爵贖翰林上許之因而免誅

乾元中尚書郎張謂出使夏口沔州牧杜公漢陽宰王公觴於江城之南湖方夜水月如練清光可掇張公乃顧白曰此湖古來賢豪遊者非一而枉踐佳景寂寞無聞夫子可為我標以嘉名白因舉酒酹水號之曰郎官湖

蘄州黃梅縣峯頂寺在水中央環伏萬山人迹所罕到太白嘗題其上云夜宿峯頂寺舉手捫星辰不敢高聲語恐驚天上人。後曾阜為令時因事登其上見梁間

一榜塵暗粉落拂滌視之乃謫仙詩世傳楊大年幼時詩非也

李太白菩薩蠻詞曰平林漠漠烟如織寒山一帶傷心碧瞑色入高樓有人樓上愁　玉梯空佇立宿鳥歸飛急何處是歸程長亭連短亭又憶秦娥詞曰簫聲咽秦娥夢斷秦樓月秦樓月年年柳色灞陵傷別　樂遊原上清秋節咸陽古道音塵絕音塵絕西風殘照漢家陵闕宋人選填辭曰草堂詩餘其曰草堂者太白詩名草堂集見鄭樵書目太白本蜀人而草堂在蜀懷故國之意

也曰詩餘者二詞為詩之餘而百代辭曲之祖也

李白晚度牛渚磯至姑孰愛謝家青山欲終焉及卒遂塟山麓其後有李赤者作姑孰十詠自比太白故自號曰李赤即為廁鬼所惑死於廁傳世大白過采石酒狂捉月竊意常時棄擲於此有容書一絕云采石江邊一堆土李白詩名耀千古來的去的寫兩行魯般門前掉大斧

杜甫字子美每朋友至引見妻子韋侍御見而退使其婦送夜飛蟬以助粧飾大曆中出瞿唐下江陵泝沅湘以登衡山因客耒陽遊嶽祠大水遽至涉旬不得食縣令

具舟迎還儲之牛炙白酒甫大醉一夕卒或云為奔濤所漂莫可踪跡

杜甫十餘歲夢人令採文于康水覺而問人此水在二十里外乃往求之見峩冠童子告曰汝本文星典吏天使汝下謫為唐世文章雲誥已降可於豆壠下取甫依其言果得一石金字曰詩王本在陳芳國九夜捫之麟篆熟聲振扶桑享天福後因佩入蔥市歸而飛火入室有聲曰邂逅穢吾令汝文而不貴

杜甫寓蜀鬻熟每與妻子躬行乞曰如或相憫惠我一絲兩絲自京赴奉先詩曰老妻既異縣十口隔風雪誰能久不顧庶往共饑渴入門聞號咷幼子饑已卒吾寧捨一哀里巷猶嗚咽所愧爲人父無食致夭折

嚴武鎮成都奏杜甫爲參謀甫於浣花里種竹植樹結廬枕江縱酒嘯詠與田畯野老相狎蕩都無拘檢武過之有時不冠武每於飲遊騁其箏

札甫乘醉瞪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恚目甫久之曰杜審言孫子擬將虎鬚合座皆笑以彌縫之武曰與公等飲饌謀歡何至於祖考矣房太尉琯亦微有所誤憂怖成疾武毋恐害賢良遂以小舟送甫下峽李太白爲蜀道難乃爲房杜危之也畧曰劍閣崢嶸而崔嵬一夫當門萬夫莫開所守或非人化爲狼與豺朝避猛虎夕避長蛇磨牙吮血殺人如麻錦城雖云樂不如

早還家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側身西望長咨嗟瑲少時曾至洲渚上捏沙成睡二嵇康甚有標態見者多愛之

杜子美戲作俳諧體遣悶云異俗吁可怪斯人難並居家家養烏鬼頓頓食黃魚舊識難爲態新知已暗踈治生且耕鑿只有不關渠又西歷青羌坂南畱白帝城於菟侵客恨粔籹作人情飛卜傳神語畬田費火聲是非何處定高枕笑浮生太白嘗戲贈子美曰飯顆山頭逢杜甫頭戴

笠子日卓午爲問因何太瘦生總爲從前作詩苦或云白以甫齷齪故有飯山之誚

子美善鄭廣文嘗以花卿及姜楚公畫鷹歌示鄭鄭曰足下此詩可以療疾他日鄭妻病杜曰爾但言子璋髑髏血模糊手提擲還崔大夫如不瘥即云觀者徒驚帖壁飛畫師不是無心學未間更有昔日太宗拳毛騧近時郭家獅子花如又不瘥雖和扁不能爲矣

有病瘧者子美曰吾詩可以療之病者曰云何曰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其人誦之瘧猶故也子美曰更誦吾詩云子璋髑髏血模糊手持擲還崔大夫其人誦之果愈俗言避瘧鬼必伏幽隙之地不然必晝易容貌故子美詩三年猶瘧疾一鬼不銷亡隔日搜脂髓增寒抱雪霜徒然潛隙地有靦屢鮮粧

杜甫子宗武以詩示阮兵曹兵曹答以石斧一具隨使拜詩還之宗武曰斧父斤也兵曹使我呈父加斤削也俄而阮聞之曰誤矣欲子斫斷其

手此手若存天下詩名又在杜家矣廖凝好滑稽裴說嘗經杜工部墓以詩示之其句云擬鑿孤墳破重教大雅生疑覺而笑曰吾謂足下為詩人不料君是刼墓賊耳說甚慚夔峽道中有少陵詩一首以天字為韻榜之梁間有一監司過而見之輙和韻大書其側後有人嘲之云想君吟詠揮毫日四顧無人膽似天過者無不咲之宋乾道間林謙之為司業與正字彭仲舉遊天竺小飲論詩談到少陵妙處仲舉微醉忽大爭曰杜少陵可殺有俗子在隣壁聞之遍告人曰有一庄事林司業與彭正字在天竺謀殺人或問所謀殺者為誰曰杜少陵也不知是何處人聞者絕倒